

加勒比海新聲音： 酷兒·幻奇·生態·後人類

時 間：113 年 4 月 25 日（四）10:00-12:00
地 點：逢甲大學人言大樓第六國際會議廳
主 講 人：許甄倚（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主 持 人：闕帝丰（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與 談 人：楊乃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在中、南美洲大陸與大西洋間的加勒比海地區，擁有與眾不同的開放生態地景，以及近四、五百年的殖民傷痕歷史。1492 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加勒比海地區經歷歐洲帝國拓展墾殖園、原住民滅絕、跨大西洋販奴，及廢奴後自印度、中國引入契約傭工等歷史發展，形成今日不論在種族、宗教或文化上皆混雜、破碎又多元的複雜樣貌。加勒比海地區的後裔如何擺脫過往強加於自身的論述，拾回自己的聲音？又譜出何種由島嶼與海洋交織而成，時刻開放並含納複音的多元文化？本次講座，許甄倚教授言簡意賅地道出這片海域的歷史、當代的反思、以及四本由此誕生的精彩小說。

一、進步的背面：傷痕累累的擄掠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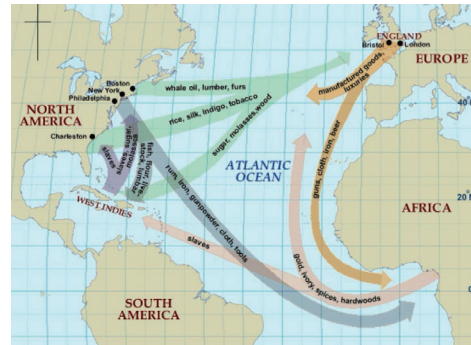
十六世紀歐洲文明進入啟蒙時代，昌盛的經濟與科學發展，促成中產階級興起、宗教革命、科學改革、工業革命等巨大轉變，講究進步、發展，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性思維，成為今日主導人類社會發展的驅力。然而，歐洲帝國與文明的進步，並非僅依靠歐洲人單獨達成。1492 年哥倫布抵達中美洲後，歐洲各個帝國接踵進入這片土地以奪取資源，美洲和非洲人就此捲入歐洲帝國發展的機器之中。

「跨大西洋販奴貿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是一個涵蓋「歐—美—非」三大洲的三角貿易。歐洲人將武器、織品、酒和貝殼幣引入非洲，用不合理的價格與話術欺騙非洲部落酋長，使其將部落內位階較低者與戰爭俘虜賣給歐洲

人。非洲人被販運至加勒比海地區的墾殖園，成為無償種植經濟作物的奴隸，墾殖園主再將收成的作物賣回歐洲。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跨大西洋販奴貿易

-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 10 to 12 million enslaved Africans were transported across the Atlantic to the Americas. The triangular trade means: 1) arms, textiles, and wine were shipped from Europe to Africa; 2) enslaved people from Africa were shipped to the Americas; 3) sugar, coffee, cotton, and tobacco were shipped from the Americas to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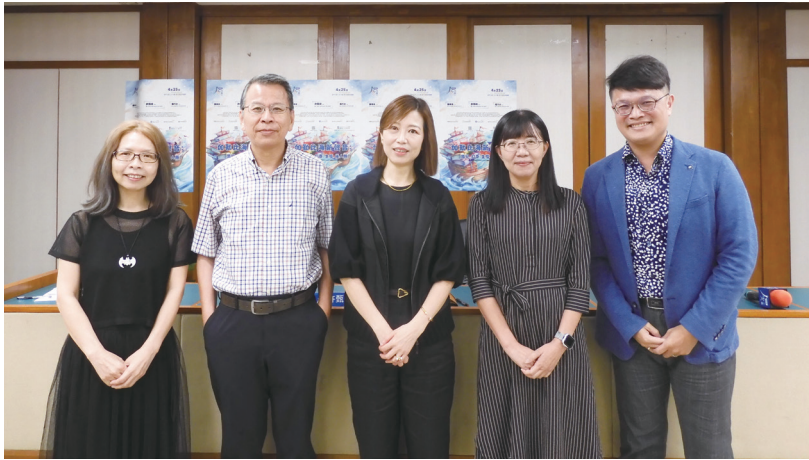


圖一：「跨大西洋販奴貿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是一個涵蓋「歐—美—非」三大洲的三角貿易(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當時的非洲奴隸與經濟作物同樣被視為「商品」，因此人口販運的過程相當不人道。被視為奴隸的非洲人，從中非內陸被運送至西非海岸，隨後安置於不見天日的擁擠碉堡內。不諳水性的內陸非洲人在這個過程中已出現傷亡。非裔美國文學研究者 Saidiya Hartman 曾在其著作 *Lose Your Mother* (2007) 中提及她為了尋找祖先而拜訪囚奴碉堡的經歷。由於牢房三百年來關了眾多非洲奴隸，因此產生許多排泄物、皮膚碎片等，在牢房地板沉積為結晶物，在最後一批奴隸被運走後，地窖都沒有清洗。直到 1972 年，一批考古學家來到這裡挖掘地下室地板，發現這些人類結晶物堆積的高度達到四十六公分之高。

非洲奴隸在西非海岸被送上奴隸船以後，經歷相當殘忍的「中間航程」(The Middle Passage/The Atlantic Passage)。由於當時的奴隸被當成物品，因此受到非人對待。在奴隸船中，非洲人被用鐵鍊拴著，在無法直立坐著的底層船艙中吃喝拉撒，船艙內部的熱度並非人類可以忍受，氧氣稀薄到蠟燭無法點燃。惡劣的衛生條件，使傳染病迅速傳播，導致大量死亡。除此之外，歐洲人為防非洲人叛變，以至於一天中只允許他們放風短短幾個小時。一旦航行出現問題，還可能將非洲人拋棄入海。¹ 奴隸船，其實就是流動墳墓。

¹ 例如 1781 年，一艘名為“Zong”的奴隸船載了超過四百名非洲人，明顯超載。該船的英國籍船長算錯航線距離，加上飲用水不足，因此決定將一百三十二位非洲奴隸扔到海裡，以換取船上其他人的存活。當時奴隸如果是自然死亡，保險公司不理賠，但如果在運送中毀損，則可以得到賠償。



圖二：(左起) 人文沙龍計畫共同主持人葉純純教授、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主講人許甄倚教授、與談人楊乃女教授、主持人闕帝丰副教授

二、加勒比海望出的帝國歷史：當代觀點

黑人奴隸被當作貨品的思維，在十八世紀發生了變化。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展開，誰有資格「身而為人」，誰可以成為「公民」，成為當時熱烈爭論的主題。

1773 年，一名蘇格蘭籍的荷蘭軍人 John Gabriel Stedman 受命至南美洲當時隸屬荷蘭的蘇利南弭平黑奴暴動，卻在抵達蘇利南後，發現當地奴隸受盡凌虐的驚人事實，因而寫下所見所聞傳回西方，成為 *Narrative, of a Five Year'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ted Negroes of Surinam* 一書，搭上進入白熱化的廢奴辯論狂潮。英國著名詩人和版畫家 William Blake 為此書繪製插畫²，呈現彼時對殖民與剝削者的批判，也指出歐洲繁榮背後依賴非洲和美洲資源和勞動的現實。

即便立法廢奴，歐洲帝國的擴張卻未就此結束。廢除奴隸後，墾殖地出現大量的勞動缺口，因此西方國家自印度與中國引入契約傭工，加勒比海地區同樣被捲入新世紀的跨海貿易。跨大西洋販奴貿易或許已告一段落，然而過個水，人變成奴隸的「非人」歷史，以及其留下的種種傷痕，至今仍是加勒比海地區移民後裔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什麼樣的人才算是完整的「人」？又有誰被擠出，成為「非人」？當代研究如何再詮釋「非人」能量？

針對上述疑問，許教授介紹學者 Lisa Lowe (駱里山) 在其著作 *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2015) 中提出洞見：帝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色

² *Europe Supported by Africa and America*, William Blake, 1796.

人種付出勞力才得以支撐歐洲發展形而上的文明。因此，帝國實際上是依賴著「被遮蔽的親密」，也就是由歐、亞、美、非四大洲的相互依存與共構，才有如今我們所知的「帝國歷史」。這樣的說法挑戰了以歐洲為中心的進步論述，召喚出自由主義發展歷史下的孤魂野鬼。

許教授繼續說明，奴隸史研究者 Stephanie Smallwood 與 Orlando Patterson 提示黑人怎麼被論述為「非人」。受黑格爾與達爾文的影響，歐洲長期以「心／物」分離及異性戀生殖競爭主義作為判定主體與他者、人與非人的單一準則。在此基準下，黑人奴隸被當作處於「闕限」(liminal) 狀態的「非人」。³「闕限」狀態標誌一種難以被安放在某個穩固的身分中，致使其游移於各種邊界，導致動盪不安的門檻階段生命樣態。

非裔學者及黑人後人類學者認為，「成為一個人」不一定只得服膺於上述以權力和個人主義中心的思想，「闕限」狀態其實潛力無窮。黑人女性主義先聲 Hortense J. Spillers 提出「通廊性」(vestibularity) 的概念，為黑人「不完整」的身分提出新的詮釋。通廊或玄關，在空間上處在前廳與外面的中間，因此在空間、時間上皆具曖昧不明的概念，藉此批判現代性單一、線性時間的觀念。從歐美的主體論述來看，黑人的存在並不完整，但 Spillers 認為「不完整」恰恰代表黑人具備在各種疆界中穿梭的能力，更容易跨越 human、subhuman 或 superhuman 的疆界，具備流動、彈性與孔洞的特質，使他們潛力無窮。

此外，以「人」為中心的思維，宰制並扭曲了「非人」的生命處境。許教授為聽眾介紹後人類女性主義學者 Donna Haraway 與人類學家安清 (Anna Tsing) 共同提出的「墾殖世」(Plantationocene) 概念。兩人認為，墾殖園之所以能夠累積財富，不只踩踏在原住民與底層奴工的屍骸與流離失所上，同時也奴役了「非人」，如動物、植物、土壤、菌種與微生物。墾殖園為了要達到最大效益，因此進行單一植栽最大化種植，排除了其他本應在同塊土地共存的其他生物，使生物多樣性劣化，甚至滅絕，是一種「多物種的強制勞役系統」。

單靠掠奪、競爭與生殖，物種無以長久存續。然而早期的演化故事，通常只強調獵人出發所攜帶的工具或武器，有尖、刺的特質。許教授邀請大家思考什麼是我們出門的時候絕對會帶的東西？答案是「袋子」。人類除了狩獵，另一個重要的活動即是採集，採集過程一定要帶袋子才能盛裝物品。小說家 Le Guin 於是提出「揹袋理論」(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將故事的重心從矛轉

³ 例如，黑格爾認為居於熱帶的人類因為「易受自然影響」，而無法發展形而上的超脫思維，因此是比較落後的。相對而言，歐洲白人能夠「凌駕自然」，因此得以統御有色人種。

向袋子，以翻轉主流敘事。這個理論強調人類文明和生存不僅僅依賴獵捕，而是更依賴收集和照護等溫和的行為。因此，揹袋理論勾勒出一種全新的文化視角，顛覆了以男性獵人為中心的傳統觀點。

三、Donna Haraway：「一個照護與反墾殖的故事會是什麼樣子？」

講座後段，許教授為聽眾介紹四個精彩的文本，讓聽眾更深刻體會加勒比海文學自傷痕中重新綻放的獨特生命韌性。

首先是 Octavia E. Butler 的 *Wild Seed* (1980)。Butler 的書寫蘊含加勒比海的離散視野。該書描寫兩位長生不老的永恆族 Doro 與 Anyanwu 在各方面糾葛了兩百年的故事。Doro 的角色設定隱含 alpha male 之意，並隱射歷史上男性奴隸主對女奴的殘暴性暴力。相對而言，Anyanwu 的角色設定與經歷，則隱含跨大西洋販奴貿易下的女性奴隸處境。小說透過 Anyanwu 展現陰性原則如何在權力交涉中占上風，進而打敗 alpha male。

第二個文本是 Shani Mootoo 的 *Cereus Blooms at Night* (夜花仙人掌，1996)，Mootoo 是愛爾蘭、千里達及印度裔加拿大人。故事發生在一個杜撰的小島（暗指千里達），敘事者是一位在養老救濟院工作的跨性別護理師 Tyler，透過其與只能模仿動物與蟲叫聲的老太太 Mala 的相知過程，這部小說帶出跨大西洋販奴貿易下的印度契約傭工及其後代、性別不馴者、弱勢族群等，如何在帝國與性別的壓迫，致使代代傳遞的身心創傷中，重新展現能動性的故事。小說名稱裡的 *Cereus* 仙人掌為雌雄同體的植物，其於夜晚開花時需要許多昆蟲前來授粉。它在故事中也是女子間的定情物，同時象徵著主流社會無法容忍的悖德之戀。

第三個文本為 Monique Roffey 所寫之 *The Mermaid of Black Conch* (2020)。Roffey 為千里達出生之英國人，家族族裔組成多元。這個故事發生在千里達附近的虛構小島。一日，漁夫大衛帶著吉他與大麻出海捕魚，突然遇到巨大的、具美洲原住民面孔的美人魚浮出海面。原來，美人魚的祖先為美洲原住民，其前世被男人與女人折磨，被女人下了雙腳黏起並長魚尾的詛咒，永遠孤獨的活在海裡。大衛與美人魚後來相戀，卻遭逢來自美國陽剛男子帶來的困境。一位自佛羅里達來的陽剛白人男子參加捕魚競賽後抓到美人魚，獵捕的過程描繪出男性征服女性的殘暴。美人魚的出現勾起島嶼居民的殖民創傷記憶，美國人則代表新殖民主義，可歸類為環境幻奇小說。

最後舉例的文本為 Roffey 所寫之 *Archipelago* (2012)。小說發生於千里達，在颶風造成的洪災後，主角 Gavin 一家因此破碎不堪，倖存者皆身心受創。其後，Gavin 欲直接面對恐懼的根源——海洋，以找尋災難的意義，遂帶著小女兒與一隻狗，進行波西米亞式的航海旅程，自大西洋出發，途經加勒比海地區，最後至太平洋。航行間經歷種種人禍，包括海上掠奪與海廢汙染，同時也與海洋生物有著奇幻的相遇。這位父親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感到自己與世界為敵，因此離開，卻在旅程中認知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無法從土地、海洋抽身。

前述四本文學小說，可從駱里山在〈其他人類與人的侷限〉(“Other Humanities and the Limits of the Human”)一文所提出之觀點觀察。過去西方自由主義官方文本，是建立在排擠異／溢於「常人」的敘事，後人類與女性主義者透過跨學門視角，拼湊被排擠於官方敘事外的生命樣貌。許教授指出，駱里山認為後人類與女性主義學者更關注到這些生命在主流敘事下變得「逃跑、無路可走 (aporia)、斷裂、或刪節號」，反而相互構築成非人族群與物種親族間多元流動的「亡命關係」(fugitive relation)，具弱弱相扶的親密依偎性。⁴

講座最後，許教授為聽眾帶來 Derek Walcott 所著 *Omeros* (1990) 的一段故事。書中的漁夫腳上有個被船錨勾到的傷口，但他認為這不只是傷口，更代表祖先被奴役之手鐐腳銬造成的傷疤，並將傷口詮釋成“radiant anemone”(光彩煥發的海葵)，使傷口從令人噁心痛苦的狀態，轉化為美麗的象徵。加勒比海文學展示的，危脆受傷的生命歷史，經過重新詮釋以後，能夠將傷痛、失落，轉化成富有創造性、批判性的新生命，值得我們悉心閱讀。

⁴ Lowe, Lisa. (2017). Other Humanities and the Limits of the Human: Response to Lisa Rofel and Stephanie Smallwood. *Cultural Dynamics*, 29(1-2): 94-99.